



回憶井岡山區的鬥爭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故事

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 編

回憶井岡山區的鬥爭

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故事

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 編

工 人 出 版 社

一九五五年・北京

內 容 提 要

本書選編了九篇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的故事，都是由親身參加這一鬥爭的老同志寫的。書中反映了“八一”起義和井岡山區鬥爭時的一些情形，以及二萬五千里長征中的一些戰鬥生活片斷，由此可以看到那時中國工農紅軍艰苦奋斗的精神，革命的樂觀主義精神，以及中國共產黨和毛主席對中國革命的領導作用。

回憶井岡山區的鬥爭 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編

*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〇九號

工人日報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5560 開本：787×1092 1/32

字數：42,000字 印張：2 7/16 插頁：4 印數：1—60,000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6）三角二分

目 錄

『八一』起义時的警衛团	楊立三	一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	周士第	六
『这座山，它革命！』	朱良才	九
回憶井岡山區的鬥爭	何長工	二二
活捉伪師長陈時驥	張樹才	二四
渡烏江	刘亞樓	三七
婁山關前後	彭雪楓	四〇
長征生活片斷	李兆炳	五五
紅楊梅	陈茂輝	七〇

『八一』起义時的警衛团

楊立三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反革命向湖南革命勢力進攻的所謂馬日事變以後，我——一個區農民協會委員長與共產黨支部書記，在湖南反動省政府的兩個連的搜索下，出走武漢。經湖南區委（當時不叫省委叫區委）介紹到在武昌一個小花園裏辦公的黨中央軍委。我初次見到了周恩來同志，他命我隨同當時在座的陳賡同志去二十四師葉挺同志的部隊工作。到了武漢黃土坡二十四師留守處後，二十四師為了成立補充團，命我去湖南任新兵招募委員，隨即同由安源工人一百多人組成的一個新兵連回武漢。黨就決定我任這個新兵連（當時稱第九連）第一排排長。這個工人連的共產黨員大約佔二分之一左右；加上湖北天門十多個青年學生，又都是共產黨員或共產主義青年團員，黨的領導很強。我們二十四師補充團首先組織了一個營（除我們連外，其餘幾個連都是湖南、湖北兩省來的農民及若干做過工農運動的同志），就開始了緊張的暑天練兵。在七月二十幾（忘記了日期）的一個晚飯後，我們遊歷了蛇山回營時，連長黃贊（黨員，黃埔學生）通知我今晚有緊急行動，囑我將全連部隊即刻準備好。黃昏以後，我們全營就靜靜的開往當

時國民政府警衛團的營房，一天一夜不准一個人出營門。第二天黃昏時，宣佈我營編入警衛團為第三營（警衛團原第三營大概因為有守衛勤務而留下）。團長是盧德銘同志（共產黨員）。接着，全團以迅速的步伐，不到兩個鐘头的時間登上了長江中一艘大輪船。我們三營搭載在船的最高一層。輪船立即啓碇了。歌声起處，軍旗飄揚，舳艫直下，破浪中流，站在船的最高處，遠望浩蕩長江，其雄偉難以形容。連長秘密通知我說：『上級黨指示，現在反革命在全國各地進攻革命，武漢政府已經動搖。黨的任务仍是打倒帝國主義……現在聯合國民黨左派，反對國民黨右派，實行土地革命。我們奉命開往南昌去，要與我二十四師會合。』當時我們這個營尚未全部武裝起來，每連只有二三十支用作新兵操練的不大好的步槍。第二天天明後船泊黃石港，由於我們的團長盧德銘同志事先派有一小輪沿江偵察，此時回報九江方面有反動軍隊佈防，不好通過。團長就決定由黃石港登岸，從陸地步行去南昌。當時見到長江中有部隊連舟東下，盧團長知係我教導師，亦奉命開往南昌者，乃發號音通知停止。無如大江水遙，号音難達，未能阻止。後聞該師經過九江時已被反革命軍隊全部繳械。我軍登黃石港後，以兩天行程到達陽新縣城，向縣政府籌發每人十文銅元一百枚。休息一天後，經水路乘了一程船，步入武寧城，跨過九青山脈，進入靖安。我軍在城外野營一夜後，繼續向南昌前進，進到

南昌附近之奉新縣城。因連日天暑行軍，戰士們非常疲勞，遂就地休息了一天。這時候，得悉南昌暴動的部隊於我們到達奉新城的一天，已撤出南昌向南行動了。團長盧德銘同志認為已追趕不及，不得不放棄與大軍會合的企圖。乃將部隊折回，西進到達湘鄂贛三省交界地區之修水縣城。部隊停下來整理訓練，命名為江西省防軍暫編第一師（當時表面上與江西朱培德辦交涉，故稱此番号，以取得能在修水暫時休整），我團編為第一團。大概經過一個月左右的時間，我團於陰曆八月十三日由修水向平江出動了。我因病月餘不能在連工作，師委調我到師部任副官。我到師部後得悉我師準備進攻長沙，一團與二團消滅長壽街敵人後進攻平江縣城。三團經瀏陽東門、達潯進攻瀏陽縣城。據說四團則由萍鄉進攻醴陵。三路兵馬同時出發，得手後，三路合攻長沙。師部新製了一百面大紅旗，於陰曆八月十四日由修水城出發，第二日在渣津過中秋節，第三日進到龍門，誰知一到龍門傳來了前綫失利的消息。我僅離開三天的那個連，幹部都犧牲與失蹤了，全連僅歸來士兵三十多人。師部當晚即東折向湘贛兩省交界之瀏陽、修水、銅鼓地區開進。收容隊伍後繼續南進。某日在宿營時，我在師長處見到了幾張草紙用五倍子寫而用礬洗出來的信，後面署名「毛澤東」。信上談到第三團在東門作戰不利，一團在金坪失敗，要師部和一團向文家市進發，與第三團會師。由此我知道毛澤東同志來了，我們大家

都非常高兴。经过幾天行程，我們到達了文家市与第三团会師。毛主席來到師部了，与師長們談了話出來後，我以万分高兴的心情迎接他到睡的房屋裏去。睡覺的地方，僅僅是一張門板。當時，他穿着老藍布農民衣服、赤脚穿双草鞋，脚趾已潰爛，头上沒有蓄髮。我說我早就知道他，在報上看過他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並問他的脚是怎麼潰爛的，他告訴我，脚是由長沙來時爬山爛了的，並帶驚奇的說：『你看到我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嗎？』我說：『看到的，你那篇報告對我們在湖南做農民運動的來說是一種很大的鼓勵（當時只知道說這句話，还不知道這是正確路線反对机会主义）。他們總說我們「过火」，實在是嘔气的要命。』他笑了。第二天隊伍在文家市中一个不大的坪裏集合了，到会的只幾百人。我也到了会。毛主席出現在部隊面前。大家的視線都集中在他身上，對他的出現大家都表現得非常高兴。但因为舊部隊中是不准拍掌歡迎的，使大家當時不能尽情的拍掌表示歡迎。他要部隊坐下來，向部隊講話。他首先告訴我們國內情况，繼而指出这次兩湖秋收暴動，我們的鬥爭才開始，打了兩個小小的敗仗不算什麼。我們有湘鄂贛粵已經過組織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和農民在和我们一道与反革命作鬥爭，我們的力量是偉大的，反動派並不可怕。只要我們團結得緊，繼續勇敢作戰，我們是能够勝利的。大家听了都滿面笑容，失敗情緒一扫而空。部隊好似有了靈魂，繼

續向南開進。从此這支部隊就在毛主席親自指揮教導下，經過無數次的殘酷戰鬥，成為中國人民的、中國共產黨的、毛主席的鋼鐵隊伍。

當我們在全國勝利、人民解放軍空前壯大、正在向現代化前進的今天，來紀念八一，回憶二十四年前由武漢出發參加八一南昌暴動，因陸路行軍遲延了二天的時間，而未能到達南昌的這一支小小的革命武裝——『國民政府』警衛團，這一段歷史的時候，使我不能不深深的追念着我們這支部隊在爾後的秋收暴動、井岡山鬥爭、閩西鬥爭、江西中央蘇區鬥爭、二萬五千里長征、八年民族抗日戰爭、人民解放戰爭等戰爭中，在戰場上與敵人作過無數鬥爭而犧牲的無數先烈；懷念着當時領導我們行動，而後來在秋收暴動失敗後，於江西萍鄉蘆花作戰中犧牲的盧德銘同志，以及在二十四師補充團曾任我營第十連連長，而後曾任紅四軍三縱隊與一軍團所屬之十二軍的領導人，在一九三〇年攻打吉安時戰死於安福的伍中豪同志（共產黨員，湖南耒陽人，北大学生，黃埔軍校畢業）。中國革命戰爭的勝利，是由於中國共產黨毛主席正確的領導與軍事指導，及全國人民支持而贏得的，也是我們無數烈士拚命犧牲流血而築成的。從武漢出發的同志千餘人中，至今還生存十人左右。讓我們在繼續奮鬥、建設我們的祖國、加強我們的國防軍的建設工作中，以千百倍的努力來紀念我們的八一建軍節。

二十四年前的今天

周士第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早上，我接到李漢魂（國民革命軍二十五師師長）从九江以南黃老門師部駐地打來的電話，要我去商量要事（那時我任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團長）。在這以前，就聽說張發奎在廬山召集反共會議，李漢魂刚从廬山開會回來。接到電話以後，我心裏非常着急，因為我們部隊究應如何行動，尚未得到黨的指示。①

我立即召集黨的會議討論去不去的問題，到會同志都怕我去師部後被扣，為我擔心。於是第一營營長符克振願代我去。經反覆研究考慮，我估計李漢魂不敢扣留我，為了解他們的意圖，決定应付办法，还是以去為宜。最後大家同意了我去看李漢魂。

从我团部駐地馬迴嶺乘馬出發，到師部時，我先去找參謀長張雲逸同志，他見了我

① 張匪發奎當時是國民革命軍二方面軍總指揮。李匪漢魂當時是第四軍二十五師師長，師部駐九江以南的黃老門車站。周士第同志當時是二十五師七十三團團長，团部駐黃老門以南的馬迴嶺車站。这个附就是北伐時葉挺同志領導的有名的「獨立团」。起義後，周士第同志即任二十五師師長。

就說：『今天要注意……』話還沒有說完，李漢魂就走了進來。

寒暄以後，李漢魂就對我說：『總指揮（張發奎）很稱讚你，要重用你，希望你不要跟共產黨走，跟他們走。』當時他聲音很低。他們就是這樣無恥的，企圖以地位來引誘共產黨員上鉤，多麼愚蠢啊！我嚴正地回答他：『第四軍在北伐中能打勝仗，張發奎之所以有今天的地位，是由於有共產黨的幫助，共產黨員的英勇犧牲。你們今天跟着汪精衛「分共」、「反共」，就是走死路！』

正在談話中，听到外面有一列火車從南邊開到了。我就走出去探听南昌方面的消息。在車上碰到許繼慎同志，他見到我，吃了一驚，暗地對我說：『南昌已經起義了。你快回去！』

得到这个消息以後，我就快馬加鞭，返回我團部駐地馬迴嶺車站。這時黨已派聶榮臻同志來联系佈置起義的事，我們当即商定了起義計劃：立即舉行起義。參加起義部隊計有七十三團全部，七十四團一個重機槍連，七十五團三個營。起義前首先召集主要幹部開會，讓他們知道起義的計劃。公開以打野外為名，將隊伍拉出各部駐地，黃昏前要全部到達德安縣城集中，如遇追赶或攔阻的敵人，堅決消滅之。一切商定後，万事俱備，只是沒有錢，即派團部軍需周廷恩到師部軍需處去領取八月份的經費，他按時領回

來了。

下午，各起義部隊均按計劃向德安移動。張發奎、李漢魂聞訊帶着衛隊營乘火車追來，當即遭到我們後衛部隊猛烈射擊。張、李等倉惶狼狽跳車而逃。待他的列車開到德安，已被我們起義部隊团团包圍。車上五、六百人，全是持的清一色的手提機關槍，平時以張發奎的衛隊而盛氣凌人，今天我們不費一槍一彈就將它全部繳了械。——我們起義後，傳說張發奎責備李漢魂：「你的隊伍呢？」李又反問張：「你的隊伍呢？」非常懊喪的互相埋怨。

当晚，部隊就在德安宿營。第二天繼續向南昌前進，與主力會合。由於黨的領導，羣眾革命情緒高漲，起義計劃全部實現了。

南昌起義雖然失敗了，但中國人民自己的武裝，却由此誕生。由於黨的領導，由於毛主席和朱總司令的親自領導、組織、指揮、教育、培養、愛護備至，我們的軍隊由小到大的，由弱到強，今天已經戰勝了國內外敵人，成為保衛祖國，保衛世界和平不可戰勝的力量。

「这座山，它革命！」

朱良才

一九二八年四月裏，毛主席和朱總司令領導的秋收、湘南和南昌起义後的工人、農民、士兵、革命學生組成的三支人民革命力量，匯合在井岡山上。當時二十八團、三十團有槍，是主力軍；其他的如二十九、三十六等幾個團的武器，幾乎全部是梭鏢、長矛，很少有槍。那時候蔣介石當然不會想到這樣一小部武器低劣的工農武裝，便是燎原的星星之火；但是他的心却是非常惡毒的：既然叛變革命，屠殺革命力量，就要斬草除根。於是便調動了湖南、江西兩省的部隊，拚命圍攻我們。並且大肆吹噓：要把我們消滅在井岡山上。

年青的工農紅軍，對付那些數量和裝備均佔優勢的敵人，用的是游擊戰術：在北山打了勝仗，消滅了一部分敵人，我們便翻到南山休整。等敵人跌跌撞撞追到南山，我們又以逸待勞，趁他們喘息未定，「哐啷」一拳，打他個措手不及，又迅速的轉移到山的另一面，練兵和發動羣眾、組織羣眾去了。就這樣，我們三翻兩翻，把敵人拖來拖去，使它前後挨打。敌人被我們打得暈頭轉向，只好潰退。

井岡山方圓三百多里，山高崖陡，樹密林深，這是誰都知道的。從山下到五井，要磨去整整一天時間。在這些拖着敵人打敵人的日子裏，同志們雖然心裏都充滿了勝利的快樂，但由於行軍作戰極其頻繁，於是『翻山怕苦』、『打向城市』的思想，也就在小部分同志中產生了；有時流露出來，便不期然的埋怨起井岡山來。毛主席對羣眾思想情緒變化的察覺力是那樣銳敏而深刻，他認為這種思想情緒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與反革命作長期、艱苦、殘酷而又曲折的武裝鬥爭原則是不相容的。防患於未然，毛主席要及早解決它。有一天便集合全軍，來講建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

我還清楚記得，那是初秋的早晨，在一個北山腳下，有條溪水從這裏流過，連灌着一方方的稻田，和蔥蘢的樹木。

毛主席的講話，是那樣通俗有力，用極平常的小事例，講解着革命的大道理。可是至今過了二十多年，其原話我已經忘記了，只能憶述其大意：有人嫌井岡山高，嫌井岡山大，今天東山，明天西山，爬山爬厭了，不願意再爬它，想打到城市裏去。這種思想錯了。要知道：井岡山雖然磨破了我們的腳，爬酸了我們的腿，但是它給我們存糧食，給我們作根據地，便利我們機動，便利我們打擊敵人。同志們不是都有了一條經驗嗎？我們每逢爬它一次，就打一次勝仗，消滅一些敵人；如果我們多爬它幾次，就會多打幾次

勝仗，多消滅一些敵人。所以說，這座山，它革命；這座山是革命的山。因此我們要保護它，愛護它，我們不要害怕爬它，更不要討厭它。既然我們有了這樣一座革命的山，再加上我們又有這樣一位好軍長（按指朱總司令），敵人吹牛的話就要翻過來的——不是敵人把我們消滅在井岡山，而是我們把敵人消滅在這裏。

講到革命根據地和武裝鬥爭的關係，毛主席打了一個通俗有趣的比喻。說革命要有根據地，好像人要有屁股一樣。因為一個人假若沒有屁股，便不能坐下來。要是走着，老是站着，定然是不會持久的；腿走酸了，站軟了，就會倒下去。革命有了根據地，才能够有地方休整，恢復氣力，補充力量，再繼續戰鬥，擴大發展，走向最後勝利。

毛主席的講話，澄清了同志們的錯誤思想，認識了這座山的革命性與建立革命根據地的重要意義。我認為毛主席這次講話對於後來建設中央革命根據地以及十年土地革命運動的展開，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奠定了穩固的思想基礎，這是一次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講話。毛主席的英明遠見及其革命思想的偉大，將永遠召示着我們。

回憶井岡山區的鬥爭

何長工

一、星星之火

一九二七年秋，毛主席來到兩湖秋收起義的部隊，「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以後，部隊有了舵手。毛主席偉大英明的進軍井岡山的決定，救出了當時处在危亡狀態中的部隊，為中國革命的勝利打下了基礎。

兩湖秋收起義失敗以後，部隊受了相當損失，士氣比較低沉。一些動搖分子，一些經不起革命考驗的分子，腐蝕着部隊。使部隊產生了『長夜漫漫何時旦』，『紅旗究能打多久？』的悲觀失望情緒。三灣整編，毛主席提出了整理部隊的方針，使部隊的情緒穩定下來。他在整編大會上的講話，堅定了部隊的革命意志。我們那時候說：『你反動派再厲害有什麼用？只要你踩不到我的頭，你就抓不住我。』

毛主席領導着我們，在這個中國革命運動的歷史轉折關頭，進行了英明的戰略退却。毛主席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因為共產黨和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在其後偉大光榮的鬥爭裏，這星星之火果然發展成革命的烈焰，紅遍全國了。

三灣整編以後，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的工農紅軍第一軍第一師開始向井岡山周圍展開游擊活動，當時我在一師一團六連任指導員（張宗遜同志任連長），進軍井岡山後毛澤東同志派我去和湖南省委聯系。到長沙後，毛主席率部迫近茶陵，湘東各縣戒嚴，省委令我繞道經粵北贛南返鄂，又化裝到了廣州。我到廣州不久即趕上廣州起義。廣州的革命人民，在英勇的共產黨領導之下，進行了不屈的頑強的鬥爭。反革命嚇破了胆，馬上調江西湖南的隊伍向廣東集中，情況非常混亂。從廣州到韶關的火車也斷了，反革命在廣州街上瘋狂的捕人，殺人，只要口音不對，就有被殺的危險。但人民却是同情革命的，革命的人民尤其沒有被野蠻的屠殺所嚇倒。我住的那個旅館，老闆是湖南人，我和他拉同鄉關係，他就要我假裝他的親屬，冒全家生命的危險很巧妙的掩護了我。

一個月後，火車才通。我搭火車到了韶關，預備回井岡山。下車後，到一個澡堂子裏去洗澡，忽然听到隔壁的兩個國民黨軍官在談論，他們說：『王楷的隊伍到黎埠頭了，要小心些，那裏邊的暴徒很多！』王楷就是朱總司令的化名，是從玉階兩個字形上化出來的。黎埠頭离韶關四十里，在韶關到樂昌的路上。這個無意中的消息使我興奮極了，也等不到第二天，我馬上動身連夜就趕到了黎埠頭。到了黎埠頭，不僅看到了我未曾見